

故人春秋

湖人履痕

《啼笑因缘》，南腔北调访云仙



蔡忍冬

笔者家族恰好覆盖杭嘉湖区域大三角，又说着各自方言形成的家庭小三角。小时候我们在家里随父亲说杭州话，母亲的嘉兴话也逐渐被同化，形成一个操杭州话的内圈子。我父亲在外说的却是一种不纯正的上海话，而我辈自幼在校则入乡随俗说双林话。1981年笔者随家长迁居湖州后，便刻意学会湖州话，不想因外地方言而遭另眼。我们兄妹各自成家后，又分别形成以湖州话与安吉话为主的新圈子，至于第三代80后的孩子们，从幼儿开始就学说纯正的普通话，方言反倒不太会说。自20世纪中叶大陆广泛推广普通话运动以来，直到这一代人才算彻底完成任务，多年来我深感只有彼此说普通话，才能使得人与人之间达到真正的平等交流。

父亲蔡一平（1932—2022），籍贯东阳，生于杭州，只是因抗日战争时期回老家避难，才有过一段浙中乡村的经历，在当地读小学自然又得学说东阳话。据父自述：“我母亲、外婆都是正宗杭州人，我们从小都说杭州话。浙江方言很多，如浙南的温州、台州，浙东的宁波、绍兴，浙中东阳、永康……都很特色，外地人不易学，笼统地写浙江人怎样说普通话，这篇文章很难做。”于是，1955年父亲还在就读浙江师范学院期间，就写过一本《杭州人怎样学习普通话》的书稿，从音韵学的角度作了详解，并给浙江省教育厅写过自荐信。省厅接信后给时任学校教务长的任铭善打电话，任先生便将蔡学生唤到办公室询问此事，师生俩就此作过一番探讨，任氏治学以文字音韵训诂为主。此事之后并无下文，那本书稿就此压进了箱底，这应该是父亲有感而发主动想写的第一本小册。

1958年，父亲离开杭州辗转嘉、湖诸校从事教学工作，后定居双林中学教习英语长达15年。想来在吴语区说杭州话特显突兀，不过他也未随俗学说双林话，原本学校里的教师都来自五湖四海，他就跟上海籍的同事学起了上海话，当然不太标准。平时在家中他总爱说上几句搞笑的东阳方言调侃一番，以活跃一下家庭生活的气氛。

上世纪70年代随着双林丝厂的建立，湖城的新文艺工作者转业进到这家国营大厂工作，以曲艺演员居多。但凡逢年过节新建的双林剧场总是热闹非凡，丝厂的艺术家们自是当

人文视点

《儒林外史》中的湖州故事

蔡圣昌

《儒林外史》作者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，出身于官宦世家，他的祖父是监生，做过州同知，父亲是拔贡，做过教谕。他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，因而从小得到非常好的教育，十三岁时，吴敬梓丧母，他跟随父亲宦游到江苏，后移居南京，二十三岁考取秀才，后举业不第。因为家庭后期的贫穷，吴敬梓懂得知识分子的不容易，因此他很同情知识分子。

《儒林外史》第九回至第十一回，讲到湖州娄家二位公子仗义帮助一个穷书生的故事。娄家是大户人家，二位公子的父亲是大学士，官一品，在京城做官二十多年，死后谥号“文恪”。二位公子一个叫娄玉亭，一个叫娄瑟亭，是娄家的三公子和四公子，一个是举人，一个是监生，都是知识分子。

一日，二位公子从嘉兴访亲友归来乘船途经新市镇，遇到了为娄家看坟的邹吉甫，邹吉甫感谢这几年娄家对他的帮助，将二位公子请到家里吃饭，席间他告诉娄家公子一件事情，新市镇有一个老秀才，叫杨允，字执中，此人人品高洁，还是个廪生，因受人所聘，帮助一家盐店的东家管理盐务，可是杨秀才不善经营，也没有将心思用在生意上，每一天袖了一本书到稻场上或是柳树下看书，将生意全部交给一个伙计管理，结果这个伙计挪用资金，亏空了店里七百多两银子，后来店东过来盘账，发现账目亏空，便将杨执中告上法庭，杨秀才因此被官府缉拿，关进了县衙已经一年多。二位公子得知此事后，便作了一番义举，

仁不让地成为文艺汇演的主角，苏州评弹、评话、沪杭说唱、滑稽戏等节目，那真是你方唱罢我登场，其中，以新创短篇评弹《小车推在大路上》影响最为深远，一时间令闭塞的绥绸小镇遂成文艺大镇，尽管少数艺人觉得受双林当工人憋屈，但对于广大群众而言自是受益良多。推算起来我父亲也是在这段时期内，接触并喜欢上江南方言曲艺的。

改革开放以后，转业双林丝厂的曲艺演员们都陆续归队，父亲也带着他那口不纯正的上海话，于1979年9月调入校址在湖州的嘉兴师范专科学校任教，从镇上到市里见识自然也随之开阔。1980年，金华武术家李少标来湖州人民广场展演，父亲由此被勾起故乡情愫，经过就近采访之后，文稿《记民间武术家李少标一家》发表于浙江《文化娱乐》月刊上。当年，湖州工人文化宫的群众文艺搞得非常活跃，其时，西方名著改编的外国电影风行，主管文艺的东阳籍人士方学，便常邀我去文化宫作“名著与电影”的讲座。

1982年1月，上海新长征评弹团的著名艺术家蒋云仙，来湖州工人文化宫书场“放单档”演出中篇评弹《啼笑因缘》。开演当日，我们一家三口就前去书场聆听，不过实在受不了老听客们临场吞吐的浓烈烟味，接下来数日我们便不敢再去续场，而我父亲则利用白天闲暇时间去采访了久仰的“方言说表大家”蒋云仙同志，彼此间谈得很是投缘。

蒋云仙因忽然接到要参加全国曲艺表演的紧急任务，并需回上海录像，便结束5天的演出匆匆回沪。随后更为深入的采访，是我父亲与蒋云仙之间以通信形式继续的，她曾将此次匆别湖州视为“失利”，并表示今后再来浙江演出会“郑重”相待。在蒋云仙的多封回函中，以自述“钱家班文艺经历”的信札较为可珍，她还随附过一份“书迷”来信，系江苏沙洲农民文化宫影剧院的美工，平时喜欢写些曲艺说唱类的文字。上世纪70至80年代沙洲农村的集体经济搞得很是红火，每个大队都建有一家“书场”，当年，湖州也曾组织相关人士去到沙洲参观学习过。

蒋云仙，1933年生，苏州常熟人。14岁进钱家班学艺；18岁投在姚荫梅门下学说中篇评弹《啼笑因缘》。她擅长单档说唱，在弹词音乐运用上，大胆尝试多调多用的唱法。系国家一级演员，曾任上海市曲协副主席、上海新长征评弹团副团长等职。

《啼笑因缘》是一部白话章回小说，作者张恨水1930年于上海《新闻报》“快活林”副刊上连载，至1931年出版单行本后一版再版，随之风靡全国，并被多次改编为戏曲、电影等艺术形式，又以苏州评弹最为引人瞩目。因故事的发生地在北平，得说一口地道的“京片子”，决非一般南方说唱艺人所能企及。我父亲在文章中写到：“蒋云仙在说表时驾驭南北方言的本领极为高超。这部书除了评弹常用的苏州话、无锡话、常熟话、扬州话、常州话外，还要说北京话、山东话、四川话，以及上海话、浦东话、昆山话、杭州话、宁波话、绍兴话、湖州话等等，使这部书目分外出色。在《车站送别》一折中，堪称集各地方言之大成，有听客把蒋云仙的说表称作‘南腔北调’什锦腔，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论述的。”

同年，父亲完成文章的写作之后，便驾轻就熟地投寄到浙江《文化娱乐》杂志，结果编辑回复评弹是江苏的艺术，故而不准备刊用。苏州评弹艺术与杭嘉湖水路京班的传播途径重合，即从苏州从获塘经湖州、吴江至上海，以及从无锡、常州至苏北为主要路线，评弹艺人们

凑了七百五十两银子，将盐商的亏空补上，又出了具保文书，将杨秀才从牢房里捞出。娄公子虽然做了这样一件好事，但是却不图回报，并没有告诉杨本人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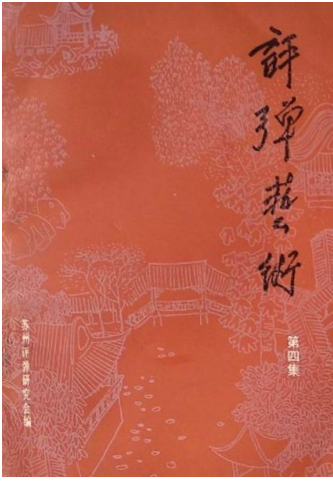
过了一段时间，二位公子想去拜访杨秀才，看看他过得怎么样，事先约好了看坟的邹吉甫。邹吉甫得知娄家俩公子要去看望杨老秀才，担心杨家贫穷没有什么招待，便事先去购买了一些鸡鸭鱼肉，到杨家去打点。邹吉甫到了杨家，遇到杨秀才，杨秀才便说，你拿这许多东西来做甚？邹吉甫便告诉他，今天有两个客人要来，你必须细心招待一下。杨说，是什么客人？邹吉甫说，你是怎么从牢监里出来的？杨说，我到现在还感觉纳闷，怎么县衙突然就将我放了？问他们，他们只告诉我说，有一个姓晋的出钱，将我的亏空填补了。可是我想来想去我也不认识一个姓晋的。今天是姓晋的来的吗？邹吉甫说，今天来的是湖州娄家，娄大学的三公子、四公子，是他们救了你，那个姓晋的是他们家的管家。杨便说，幸亏你带来了菜蔬，不瞒你说，我现在穷得每一天只喝一碗粥。

到了傍晚时分，娄家二位公子乘船到了，杨执中将客人迎进了屋，娄家二位公子只见：“一间客座，两边放着六张旧竹椅子，中间一张书桌，壁上悬的画是楷书《朱子治家格言》，两边一副笺纸的联，上写着：三间东倒西歪屋，一个南腔北调人。上面贴了一个报帖，上写：‘捷报贵府老爷杨讳允，钦选应天淮安府沭阳县儒学正堂。京报……’”（《儒林外史》146页《人民文学出版社》1977年第一版）。娄家俩公子想，当初杨执中也曾有做官

也是以双档或单档的形式“跑码头”，坐船顺着水路到沿岸各地的大小茶馆或书场演出。旧时申曲与湖滩也是在获塘这条黄金水道上交相呼应，沪剧名家丁是娥、沈蓝流即为湖籍艺术家。我父对湖剧《朝奉吃菜》很感兴趣，1993年曾给演员高兴发去信探讨小品创作。

1985年7月，家父所写《蒋云仙与《啼笑因缘》》，终得文刊于《评弹艺术》丛刊第四辑，而早在1979年5月20日，父亲尚在双林中学时就曾经给陈云同志上书，对如何振兴评弹艺术与收集评弹史料等问题提出过几点建言。当时，中国曲艺工作者协会与上海曲艺工作者协会都及时作了回复，中国曲协于7月3日的回函中提及：“你写给陈云同志的意见书，已转给我们读过，我会编辑的《曲艺》杂志，以前发表过部分苏州评话、弹词作品，今年复刊后也发表了一些。至于出版一份评弹期刊的建议，只好请上海有关单位考虑了。”《评弹艺术》创刊于1982年，由苏州评弹研究会主编，中国曲艺出版社出版，这么分析起来《评弹艺术》的创刊，还真与我父1979年的建言有某些“因缘”。《评弹艺术》如今已出版近60辑，算是最长寿的曲艺丛刊。

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，父亲审时度势转而研究地方史志，退休以后又沉迷于古籍点校，但对上海方言喜剧的爱好一直欲罢不能，



虽说谈不上有什么研究，无非是作为翻故纸堆之余的一种精神消遣。在电视台频道专业化的同时，也带来一些新的问题，即上海电视台“七彩戏剧”频道，周边一些地方电视台都不愿付费转播，父亲真的很酷爱上海方言喜剧，比如双字辈、王汝刚、钱程等名家他都如数家珍，为此一直在四处投书，惜始终都没能如愿。他的晚年是在锣鼓铿锵的央视戏曲频道前度过的，说起来他喜欢京剧还是受到我的影响。父亲在杭州高级中学就读时，教授国文的先生是现代文学作家许钦文，他对旧剧是有着颇多微词的，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后之所以有京剧革新命题的原由。我父后来为何喜欢上京剧？归根结底还是与痴迷方言与喜剧有关，他最关注的是京剧丑行的说表艺术，在这方面我倒是与他不太有交集。

《湖籍名伶朱琴心》是笔者在1991年《湖州日报》上发表的第一篇短文。朱氏早年编演过京剧《闺房乐》，管道昇假扮名妓教训丈夫之花心，先念苏白后念京白，装束也是汉服与旗装交替，小生泰斗程继仙扮演赵孟頫、而丑婆子念扬州白尤为增色。数十年之后，我始终不忘初心，潜心编写《湖州京剧史》并于2019年出版，这也算是我在父亲生前向他交出的一份答卷。

的机会，“儒学正堂”就是今天的教育局长。但是他感觉“递手本，行庭参，自觉得腰膀硬了，做不来这样的事”，就以年老体弱身体有病为由而辞去。到了乡间，原本打算过一点清贫的日子，没有想到却遭到一场飞来的横祸。

娄家公子又随杨来到里间的一个小书房：书房面对着一方小天井，有几树梅花，这几日天暖，开了两三枝。书房内满壁诗画，中间一副笺纸联，上写道：啜窗前寒梅数点，且任我俯仰以嬉；攀月中仙桂一枝，久让人婆婆而舞。两公子看了，不胜叹息，此身飘飘如游仙境。（《儒林外史》147页，《人民文学出版社》1977年第一版）

杨执中果然人品高洁，他虽然生活清贫，但是生活的情趣不甘清贫，这跟陶渊明多么相似，又似有东坡风范。

俩娄公子当即邀请杨执中到他们家里住几天，大家喝喝酒，聊聊天。杨执中也欣然同意，说：“三四天后，一定敬造高斋，为平原十日之饮。”

那日晚上，俩娄公子跟杨秀才谈得很是投机，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，一直谈到起更时分，满庭的月色照满书房，梅花一枝枝如画般画在窗上，俩公子留连不忍相别。杨执中才将二位公子送到船上。



人物名片 周诒，女，浙江省长兴县人，英国诺丁汉大学英国语言文学学士，英国牛津大学电影美学硕士。独立制片人。

牛津之门

周 诒

那年当我考进牛津大学后，有人半开玩笑地问我，印象中你不是那种特别勤奋的人，是什么，让你有这么大的转变？其实，我之所以能拿下这样一个目标，都源自于我的父母。

我的妈妈原本是一个普通的家庭主妇，学历只是小学毕业。她有个好朋友，是双硕士的学位，曾经在联合国工作。妈妈常羡慕地说，哎呀，有文化的人真好，如果我的女儿有一天也能考个双硕士，那我就觉得特别幸福了。

进了大学，我渐渐开始愿意接受妈妈这样一个心愿，想去帮助妈妈达成这样一个愿望。我就说：“好吧，硕士也不难么，那我就读一个呗！什么学校的硕士比较好呢？”我妈想了想，我是没文化，也不知道什么学校好，但是我听说剑桥和牛津还不错，要不你就这两个吧！

我心里暗暗好笑，你还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，剑桥和牛津都是名列世界前茅的学校，哪有这么容易的。但是，我故作轻松地说，好吧，既然你说了，那我就去做吧！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有一个想法。现在想来，如果没有妈妈给我这样一种想法，我是想都不敢想的！所以有的事情不是能不能做到，而是很多时候没有人来提醒我们，其实我们原本是可以做得到的。

在一次亲子教育的夏令营，我对着一百多个家庭的孩子和家长，喊出了目标，我说，我一定要拿下剑桥和牛津！做了一个公众的承诺，也是对自己的一个承诺。我是带着这样的一个承诺出国的。

我以专业第一名的成绩去到英国诺丁汉大学，攻读英国语言文学学士学位。但是在临近毕业时，我突然发现，自己怀揣的那个梦想好像不能实现了。

因为我有一个选修课，我跟别的同学做了不一样的选择。他们大多选一些跟专业挂钩的、比较好拿学分的课程，譬如翻译之类。而我当时是选修了西洋画，这是跟我本身的专业完全没有关系的课程，只是一时心血来潮，想要圆自己小时候的一个画家梦，所以满怀怀着激情去学了画画。但是因为以前从来没有接受过正规的培训，结果呢，只拿了四十分，把我整个学业的平均分就拉到了六十五分。但是要申请剑桥和牛津的研究生，你打底得是七十分。所以，我一下子就觉得自己这个目标不能实现了。想到曾经的雄心壮志，想到跟那么多人许下的承诺，那一刻我灰心丧气了。

我跟爸妈视频聊天的时候，就开始给自己找了很多很多的理由，我就说，干嘛非得读剑桥跟牛津呢？难道就是因为它们名气大、有面子吗？我的同学他们也就只报一些普通的学校，基本上没有人说要考剑桥跟牛津啊！别的学校难道就不好吗？别的学校也有很好的专业，如果选个好的专业对自己未来的发展有帮助，不是也很好吗？……那个时候就觉得好像自己说得很有道理，振振有词。但是现在回头看看，发现只是给自己的退缩找借口罢了。

我非常感谢我的爸爸妈妈，他们用了不同的方式，却同样地帮我坚定了信念。

我爸爸他一直以来都是非常尊重我，并且相信我的这么一个人。曾经考试考差了，他就是那种翻出自己当年的成绩单，拿出不及格的那个成绩，还说，哇，你怎么考得这么好，我以前都是考不及格的。他是个非常智慧，懂得鼓励人，懂得去信任孩子的这么一个人。他对我说，我觉得你讲得也有道理，那你想读什么样的专业呢？我就说我想学文化产业类的专业。他马上就上百度搜索，然后说，我们国家要大力发展文化产业，这个专业是很有前途的，你就去挑选吧，既然是你自己做的决定，我就尊重你。那一刻我突然很感动——我本来是做好心理准备挨骂的，没想到我爸给我来这么一下，心里就特别感动，特别温暖，反而觉得自己有点愧疚。

我妈妈呢，我知道这是她的一个心愿，我这样退缩了，她一定是最火大的那一个。可是我妈妈从头到尾一句话都没有讲，一直到我们最后要关视频的时候，她凑过来跟我说了一句话：周诒，既然你想要这个目标，难道你连试一试的勇气都没有吗？！

我听了这样一句话，如当头棒喝。我冲到室友那个房间，跟她抱头痛哭。那一刻我猛然觉得自己应该对得起父母的信任和爱。所以从那个时候起，这样一个目标、这样一个承诺，开始变成了我刻骨铭心的一个决定。我爸爸经常说，成功从什么时候开始？成功不是从你想要的时候开始，而是从你决定的那一刻开始。

决定了，突然发现以前想的那些种种的问题、种种的困难都不再存在了，我妈妈一直跟我说，主动人生成大器，你不要害怕，所有的老师都喜欢主动提问的学生，所以你不不懂就去问那些懂的人，你不知道怎么申请，可以去问那些老师。所以我就主动去联系我要申请的那个电影专业类的老师。因为我是跨专业申请，我得去找那些完全不认识的老师，而且还是他们部门的头，我就给他们发邮件：能不能抽出一些时间来，我想跟您聊一聊我这样的一个计划，您能不能给我一些有用的意见？我发现当我主动去寻求帮助的时候，所有的人都会愿意给我帮助。就因为我主动去问了，他们给我的答案都是我所要的。如果我不去提问题，那么不会有人来给到正确的方向！

然后，我自己开始非常认真地去准备每一份资料。写个人陈述时，每一句话我都在想怎样才能够写得吸引老师的眼球。因为像这样的好学校，每个学期它都会有成千上万个人去申请。首先我是个中国学生，不占优势，其次我又是跨专业申请，不如那些本来就不是学电影专业的学生，然后我的成绩又不是特别的拔尖。我在想，如何才能够运用一些资料去证明我是一个有潜力的学生呢？所以每一份资料我都尽心尽力的准备，每一个字我都是反复斟酌后才会写上去。往往是看了四五十份资料，才写了这么一页A4纸的东西。然后又反复推翻重写，反复修改。

在申请研究生的那三个月里，我真的没有一天是好好睡觉的。每一次跟我爸妈视频，我第一句话就是，我昨天晚上又失眠了，满脑子都是剑桥跟牛津。我甚至开始幻想：那个老师看到我的资料，他会是什么样的想法；他有没有兴趣看下面的一行字；他会不会觉得这个学生很好，然后按一下回车键，就把通知书给我发过来了。我开始幻想走进剑桥大门的时候，是怎样的春光明媚，有树荫，有鸟鸣，非常漂亮。又幻想，是不是进入牛津之后会找到一个非常优秀的男朋友。所以，就那三个月，我一下子瘦了七斤。

当你在挑战一个目标的时候，你会发现身边没有人理解你。我到英国第一年，就请教过学长们申请研究生的事，她们跟我说，你不用那么担心，只要你正常地读书，正常地交作业，正常地考试，申请一个UCL（伦敦大学学院）是有可能的，你总不会想去申请剑桥跟牛津吧？！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，我还真的想申请剑桥跟牛津呢。

所以，那个时候，我身边的同学虽然跟我关系都非常好，但是，他们常会有这样的话，哎呀，人家是要读剑桥跟牛津的，你就不要去跟她说了，人家跟我们可不一样呢。虽然我也知道他们并没有什么恶意，但是听了心里总是不舒服。但是我想，没办法，因为这是我自己的目标，所以不管怎样，我都必须拿到。

同样地，我去到外国老师的办公室，拿一些资料去申请的时候，他们问我说，你要申请什么学校啊？我跟他们说：Oxford and Cambridge（牛津和剑桥）。那些老师一愣，说what——什么？他们觉得不可思议，大概是想你这么 一个中国女孩子，成绩又不是特别高，凭什么？敢说申请剑桥跟牛津。然后就说，啊，好吧！Good luck——祝你好运！就是满脸都写着不相信。

看我压力这么大，爸爸就跟我说，你不用有这些压力，只要你们尽到自己所有的努力了，相信结果一定是好的。

当四月份拿到第一张牛津大学的研究 生录取通知书的时候，已经是晚上十二点多钟了。我马上打电话给我爸，真的是心有灵犀，我爸一接电话就说，是不是通知书来了？！因为我从来没有在那个时候打过电话给他。我说，是的。当时真的非常平静，并没有太出乎意料的惊喜，因为付出了那么多的努力，我觉得这个结果是理所应当的。

紧接着，剑桥大学、UCL，那些学校的录取通知书也都来了。当我拿下这些目标，我身边的同学都说，啊，你真的拿到啦？！我们就知道你一定可以的！然后再到那些外国老师办公室的时候，他们就觉得特别的意外，你真的申请到了吗？然后紧紧地握着我的手说：Congratulations! Congratulations! ——恭喜你！恭喜你！他们跟我说，即使在英国，他们本土的学生，都很少有同时拿到剑桥和牛津这两所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。

父母的观念是孩子的起跑线，他们的梦想和格局会影响孩子的成长。尽管在申请剑桥和牛津的过程中，自己心里经历了很多的波澜起伏，但是我发现，只要下定决心，原来真的可以透过自己的努力，把一件看似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的！